

## 美国农民正处于危机之中

-  西恩纳·克里斯曼 作家，食品与农业政策研究者

2018-11-21 07:58:56 来源：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

[https://www.guancha.cn/SienaChrisman/2018\\_11\\_21\\_480455\\_s.shtml](https://www.guancha.cn/SienaChrisman/2018_11_21_480455_s.shtml)

这个故事最初发表在 Civil Eats 上。

乔·施罗德(Joe Schroeder)作为农场补助的倡导者，接听该组织农民的热线电话。这些电话比去年增加了 30%，求助电话的内容从常规的关于联邦正在进行的计划以及探索信贷选择的问题，到已经无法解决继续经营的问题。今年夏天，他每月都会收到三、四个农民自杀的消息。



施罗德通过第 12 章破产程序与处于危机中的农民沟通，并发出 500 美元的支票来帮助他们购买食品杂货并重新点燃希望。一个打过电话的女人除了冻汉堡没有什么其他食物吃。许多家庭都断电了，包括一位依靠氧气罐生活的农民。施罗德代表他向电气公司提出了上诉，但财务主管拒绝了与他们一起工作。如果有必要，这家人可以把他送到医院，农夫的妻子还告诉施罗德，因为他们把车藏在了附近的一个谷仓里以防被收回。自从 7 月下旬以来，施罗德就一直无法与家人联系，因为他们的电话无法连接。

施罗德已经做了近十年的农场倡导者。他说现在的呼声比他一年前刚开始从事农业援助工作时更强烈，“现在的情况更加复杂。当他们打电话给我们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无法挽救他们的运营)。他可以为许多农民提供帮助，但曾经由国家资助强大的农民维权组织网络已经急剧萎缩，余下的农民只能使用更有限的工具。他表示：“这场(危机)的见证者并不多，有时候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做一个见证者。

这些不是个例。早在 2018 年 2 月，美国农业部(USDA)的预测显示，农业净收入将下降至 200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经通胀因素调整后)，农业收入中值预计为负值 1316 美元。一年多来，新农业危机的担忧在美国农村蔓延开来。这个词与上世纪 80 年代是同义词，当时农业经济的最低谷导致成千上万的农场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和倒闭。

今年春天谷物和奶农的价格开始下跌，开始重现上世纪 80 年代的情形。随后，特朗普总统发动了贸易战。报复性的农业关税使这场新的农业危机升级。总统提供了 120 亿美元的农业援助来缓解这种痛苦，但是这些援助和国会正在制定的农业法案都不会改变农业国家的前景。自从上世纪 70 年代联邦农业政策告诉农民“要么壮大，要么退出”以来，对许多农民来说，推动行业整合的努力已经造成了数十年缓慢燃烧的危机。这个问题使得一些农村居民从基层重新规划农村政策。



### 水深火热中的乳制品和谷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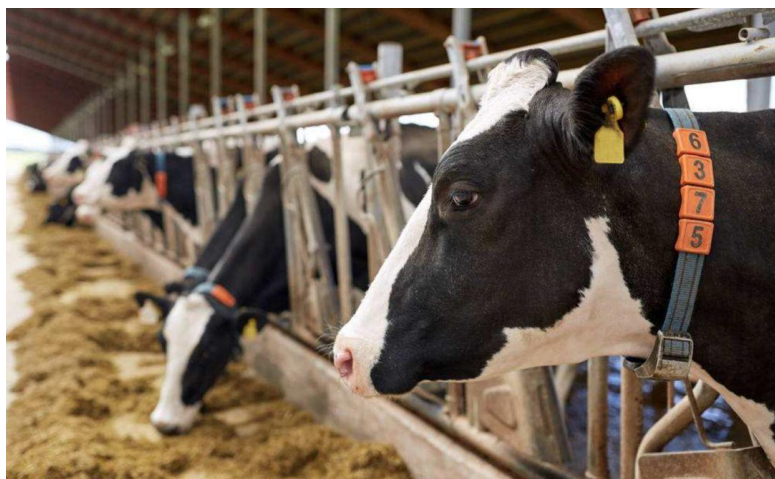
这十年的前半段是农民种植玉米和大豆等大宗商品作物的“黄金时期”。收益率上升，价格达到历史新高，许多农民进行了拖延已久的修理或购买了新设备。在农作物价格暴跌的情况下，对这些人来说，意味着累积的债务负担沉重。

大豆价格自 5 月初以来已经下跌了 19%，跌至 10 年来的最低点，玉米价格也下跌了 15% 以上。

汤姆·吉塞尔在堪萨斯州中部 4000 英亩的土地上种植玉米、小麦和高粱。6 月初，甚至在征收关税之前，他就说：“现在真是一团糟。“在全国各地……人们都试图保持乐观，但我开始在各地听到这种声音。”他指出，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粮食过剩的问题，他怀疑这会让 2018 年的收成价格进一步下跌，尤其是在粮食供应过剩的情况下加强出口市场。

谷物和奶农在经营上都严重依赖贷款，他们会在播种和其他投入物的季节早期借入资金，并在出售收成时偿还。收益率和价格的不可预测性让整个过程像一场赌博，特别是对那些背负额外债务的农民。一项紧急支出或几年的低价可能是灾难性的。

“农业援助”组织的施罗德说，很多农场“在不损失农场的情况下，连两年的坏运气都得不到。”由于贷款机构已开始否认运营贷款或需要比近年来更多的抵押品，虽然价格没有任何改善的迹象，但许多农民发现他们的运气正在耗尽。



对于奶农来说，面临着价格连续第四年低于生产成本，坏运气已经成为一种灾难。宾夕法尼亚州农民布伦达科克伦将他的奶牛场的不确定性和压力描述为一种“战争状态”。他把这比作是被要求“背着婴儿穿过雷区”。

一加仑牛奶的生产成本约为

1.90 美元，但在去年，农民每加仑只能得到 1.35 美元。价格这么低，柯克兰不知道如何支付种子玉米，饲料，兽医和丈夫的护理费。最终，她想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们能撑过下一季吗？

许多人觉得他们不能。美国农业部 1 月份报告显示，奶场数量已经下降到 4 万多家，仅一年就下降了 3%。在过去 10 年里，总共约有 1.7 万家奶牛场关闭。但过去几个月的情况更加糟糕：在威斯康星州，自今年 1 月以来，已有 382 家奶牛场售罄，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30%。其他州的牛奶及乳品业也是相似的情况。

尽管奶牛场的数量在减少，但随着剩下的奶牛场越来越大，奶源的供应仍在继续增长。1987 年，美国一半的奶牛场有 80 头或更少的奶牛；到 2012 年，这个数字是 900 头牛。今年 3 月，沃尔玛宣布计划在印第安纳州开设自己的装瓶厂供应商将终止与八个州 100 多家奶农的合同。

威斯康星州和纽约州的加工商最近也终止了农民合同。在接受《食品商业新闻》采访时，迪恩食品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尔夫表示表示，该公司预计将“在未来 18 至 24 个月内，大幅整合我们的供应链”。

这正是许多农民所担心的。有些区域只有一个加工者；如果它终止了农民的合同，农民就没有地方出售他们的牛奶，除了卖掉他们的奶牛，别无选择。

这就像“我们正遭受着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的折磨，却从未得到‘过去’，”科克伦说。“我和我的家人坐在一起，我们很紧张。我们被焦虑麻痹了。”

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一项广为宣传的举措中，一家名叫奶制品合作社将自杀热线信息和农民牛奶记录信息一并纳入其中。卫报报道的关于美国农民自杀事件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该报告引用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一项研究，该研究发现农民的自杀率已经被撤销，但农村的贫困和抑郁症仍然是准确的。施罗德说：“当别无选择时，这里就像一片贫瘠的土地。”“你甚至看不到一条前进的道路。”

## 篱笆行挨着篱笆行的后果

农业本来就是一项高风险的事业，但它并不总是那么危险。60 多年来，联邦农业政策一直在供应管理系统中控制着商品生产，农民和消费者的价格都趋于稳定。这种安排确保了农民的最低价格——本质上是一个安全网络——并使他们避免生产过剩，以免价格下跌。但正朝着更加自由市场的方向发展，前一种方式就是例证前农业部长布茨呼吁种植“篱笆行挨着篱笆行”鼓励农民尽可能多地生产，依靠直接付款和其他政府补贴来弥补随之而来的低价格。

斯蒂芬·卡朋特(Stephen Carpenter)是明尼苏达州农民法律行动组织(FLAG)的一名律师。该组织是一家为家庭农民服务的非营利律师事务所。现在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收回资产和破产已经变成他们客户的主要问题。

他解释说：“农业在收入和资产不平等方面有点像美国经济的其他部分。”随着致力于生产和安全网的消失，小农场已经消失，大农场的数量相对较少。2015 年，约 65,300 个农场的总收入超过 100 万美元，占美国所有农业产值的 51%。在另一方面，近 100 万个不到 1 万美元的农场仅占 1% 的产值。随着农场的巩固和技术的发展，取代了人类劳动，工作岗位减少了，农村社区缩小了，孤立的现象增加了。



尽管大型农场能够承受损失，经受风风雨雨(至少到最近)，但仍有许多没有发展壮大或退出的农民，几十年来每天都在挣扎。70%的农民的收入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来自农业，只有46%的农民的净收入来自于经营。

## 我们所做的就是斗争

许多有色人种农民和年轻农民受到的打击尤其严重。

在南方联盟工作了40年的杰里·潘尼克说：“自从重建以来，黑人农民一直没有走出危机。乔治亚州的合作社/土地援助基金，向南部的农民提供技术援助。他指出，美国农业部(USDA)记录了数十年的歧视，农业法案实际上忽视了黑人农民的需求，而且两者都存在结构性和个人种族主义。他表示：“我们所做的和我们是誰，才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1920年，有925,000黑人农场经营者；2012年的农业普查统计的数量不到4.5万，仅占全部耕地的4%。86%的土地面积小于180英亩，79%的土地销售额低于1万美元。在上个世纪，数百万不同种族的农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但是，尽管白人拥有的农场减少了大约一半，黑人拥有的农场数量却只有峰值的6%。

黑人农民不仅被歧视的贷款剥夺，而且被种族恐吓和恐怖行为剥夺。作为大迁徙的一部分，许多南方黑人从农村逃到北方各州，逃离暴力；他们留下的土地经常被并入白人邻居的财产中。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历史上，过低的黑人产权率是造成今天巨大贫富差距的一个关键原因。

南方的许多白人农民也没有兴旺起来。潘尼克认为，直到他们意识到“我们最好是一起工作，而不是分开工作，然后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撇开偏见不谈……白人小农并没有真正取得进步。”但即使是在另一场危机在一段时间内第一次重创白人农民的时，也不清楚他们最终是否愿意与黑人邻居们一起积极的工作使得所有小农受益——特别是如果他们看到120亿美元的农业援助。他补充说，许多白人农民“更关心的是维持白人至上的地位，而不是农场社区内的公平。”



工作，而不是分开工作，然后各自发展自己的事业。撇开偏见不谈……白人小农并没有真正取得进步。”但即使是在另一场危机在一段时间内第一次重创白人农民的时，也不清楚他们最终是否愿意与黑人邻居们一起积极的工作使得所有小农受益——特别是如果他们看到120亿美元的农业援助。他补充说，许多白人农民“更关心的是维持白人至上的地位，而不是农场社区内的公平。”

潘尼克承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需要很大的努力，但是坚持认为它越来越重要。随着放贷机构大规模收紧信贷农民们，这次危机的影响将会波及到小规模的多样化农民，跨越种族，这些农民，生产日用品以外的商品，没有足够的缓冲，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农业经济变化的影响。

这些农民的数量很大，但他们的收入——以及它们产生的卡路里数量非常少：一半的农民的年销售额低于1万美元，75%的农民年销售额低于5万美元。这些人是在农贸市场卖东西和从事非农工作以维持生计：他们都是年轻且刚刚起步的农民，包括那些没有农业背景的人。虽然他们不太依赖信用，但FLAG公司的斯蒂芬·卡朋特(Stephen Carpenter)说，他们越来越多的来寻求法律帮助。

卡朋特说：“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被压缩了。”“我想人们会震惊于，在农贸市场的农民正处于或接近贫困的程度。”

艾丽莎·邓恩在爱荷华州东北部饲养肉牛，是该州全国青年农民联盟(NYFC)分会的领导者。她种植玉米和大豆的邻居们面临的低物价问题对种植蔬菜或养小型动物的年轻农民来说是遥远。但是，她说，“我们都在挣扎。”

在爱荷华州，高昂的土地成本是一个全面的挑战；不管一个农民需要5英亩来种植密集的蔬菜还是1000英亩来种植玉米和大豆，每英亩的平均价格为7300美元，但由于价格飙升至两倍，价格高得令人望而却步。对于小规模经营，一刀切的政府政策和当地损失的畜牧业基础设施和市场，增加了成本且限制了机会。

纽约金融中心还指出，学生贷款债务和缺乏医疗保健的问题是年轻农民的额外负担。最后，水果和蔬菜，被美国农业部称之为“特种作物”，是不符合政府补贴条件的农产品和动物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比起在大型传统农场，更适合小范围种植可持续的做法。邓恩表示：“我们不得不要求(我们的客户)支付比人们习惯支付的多得多的费用。”从而使建立一个稳定市场变得困难。

### 三十年巩固

在上世纪80年代的农业危机中，每周有500多家农场倒闭，土地被卖给了更大的农场。主要街市和制造工厂关闭，城镇空心化。这十年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农村的面貌，今天仍能感受到在文化、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影响。

今天的危机是否和上世纪80年代一样糟糕？这取决于你问谁。虽然一些近因是不同的，但很明显，许多结果是相同的：更大的农场；更少的农场主、社区机构和工作机会；更多的毒瘾和贫困。

20世纪80年代以来幸存下来的许多农场都买下了邻居的农场，几十年来还清了债务，使用了所有可用的工具来维持运转。现在，即使是这些长期幸存者也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担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巴布·卡尔巴赫(Barb Kalbach)就是其中之一，她和丈夫在得梅因西部务农为生。现在，他们正在考虑退休，他们不确定农场会发生什么。和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人一样，他们的儿子也想买房子，但没有钱让他开始，因为他的家庭正在偿还债务。“那些想务农的年轻人现在都快50岁了，”卡尔巴赫说。“他们去了别的地方，因为那个机会被剥夺了。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农村的持续清空。”

就像其他所有经历过那场农场危机的人一样，卡尔巴赫的恐惧并不是1980年代的具体重演，而是对未来不可逆转的耕地整合和



公有制。

“爱荷华州的每个人都应该搬到得梅因或四方城，或者康瑟尔布拉夫斯？”她想。因为这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人们离开了土地，房子和农场都消失了，被推土机推平了。我们要回到土地，但是没有草地了——只有玉米和豆子。《农业援助》的施罗德也发出了她的警告。“我们要去一个没有农民的地方；我们只要粮食生产。”

## 解决方案

Kayla Koether 在 28 岁的时候，很清楚地看到了未来。她想要一个替代品。她在爱荷华州狄卡附近的一个多代的家庭农场长大，现在正在竞选爱荷华州议会的席位。当很多美国农村接受了农业整合以及由此带来的暗淡的农业前景的想法时，导致只有一种方式，她说，谈论很多问题实际是由政策造成并加剧的，是一个困难的飞跃。

对 20 世纪 80 年代和今天农业危机的不同反应，说明了农业政策已经变得多不可见。20 世纪 80 年代，一场草根运动，造成农民们围坐在餐桌旁，组织支持服务和抗议活动，调查危机政治和经济根源。该运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像威利·纳尔逊(Willie Nelson)这样的名人和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这样的政治家参与其中主要是中西部的白人农民与黑人农民团体、工会和城市教堂结成的联盟。

与农民组织者合作，汤姆哈金和迪克格普哈特共同赞助的《拯救家庭农场法案》(Save the Family Farm Act)，是 1987 年通过的一项农业法案，几十年来，旨在通过重新建立价格支持和供应管理机制，让农民继续在土地上耕作，该条款一直是美国农业政策的基础。这一提议，今天充其量被认为是“有争议的”，因为国家政治已经转向右翼，在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的农场运动联盟和保守的农场州的草根压力的支持下，几乎成为了法律。

今天的情况很不一样。在参众两院制定的不同版本的 2018 年农业法案中，SNAP(前身是食品券)削减了众议院的预算已经成为无数的头条新闻，但是关于法案中以农场为重点的部分的争论相对平静——即使整个夏天农场危机都在升级。该法案的两个版本都包含了帮助谷物和奶制品的条款，农民和参议院已经增加了对黑人农民和新农民的资助。

这些措施都不会遏制行业整合，也不会为农民提供真正的帮助，但是他们别无选择。虽然在农业法案程序的早期就有关于替代方案的讨论，但没有参议员提议全面改革农业系统，草根联盟并没有强迫这样做。在新闻发布会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在 6 月份通过了这项法案，但没有提及农业或粮食问题。

整合的咒语和正在进行偏离人类的农业活动在联邦农业政策中根深蒂固，就像在整个农业国家一样。但随着其他经济领域的反并购情绪升温，这股悄然兴起的风潮开始转变：上个月，新泽西州参议员科里·布克提出了一项限制农业企业合并的法案。该法案是对 1999 年通过的一项措施的重新启动，明尼苏达州进步派参议员保罗·韦尔斯顿(Paul Wellstone) 2002 年突然去世，他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一直是家庭农场主的坚定拥护者。

当场，Koether 和其他人正在揭露导致美国农村人口流失背后的政策。如今，她停下竞选活动，在餐桌上倾听人们的希望和恐惧。她说：“如果我们对我们的社区有不同于当前的愿景，那么我们就应该共同努力，制定和实施激发农村生活活力的政策。”





与此同时，南方合作社联合会 (Federation of Southern Cooperatives) 的杰里·潘尼克 (Jerry Pennick) 也不会坐视政府长期剥夺他所在社区的公民权。他指出：“在让政府负起责任的同时，我们需要做一些没有政府支持的事情。”即使是在一个高度统一的市场里，集中资源，通过农民合作社共同合作，是农民获得权利和增加收入为数不多的途径之一。

旗帜组织和联邦的农业援助组织和其他每个州的基层几乎都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有些人从 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这样做了；许多人正在和他们的选民交谈，就像 Koether 一样。斯蒂芬·卡朋特 (Stephen Carpenter) 说：“总是有人在反击，他们只是需要支持。”

卡朋特和施罗德还强调了小型农场倡导者网络所做的关键性工作，他们提供精神，财政和法律上的支持，帮助农民度过困难时期。20 世纪 80 年代末，农民维权热线由几个州的农业部资助，包括法律顾问，病人免费的心理护理和危机志愿者的紧急网络。

今天，太少的资金和太少的支持者分散在太多需要帮助的农民身上。施罗德赞扬了在参议院农业法案中对农场和牧场压力救助联盟的资助，但强调这只是解决问题心理健康。他希望看到更多的资金投入更广泛的农民权益倡导服务中，以便处于危机中的农民能够探索所有选择。

潘尼克明白，他所在的社区经历了多年的斗争已经精疲力竭。尽管如此，他仍然担心，不再会有紧迫感的人和他一起工作，他希望变革不会太迟。他指出，仅仅因为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并不是放弃的理由。“尽管我们一直生活在危机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战斗。”

(译/韩笑。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法意读书”。)